

## 纸页上的烟台

□刘瑞荣

我数过你报头的晨霜  
从芝罘湾的第一声汽笛开始  
1945年的硝烟还没散尽  
你就裹着解放区的麦香  
落在朝阳街的石板上  
那时我的祖父用粗粝的手  
抚平你边角的褶皱  
像抚平刚从炮眼里拖出的黎明

我见过你穿不同的衣裳  
有时是土黄色的，印着支前的独轮车  
车辙里盛着海阳秧歌的鼓点  
有时是天蓝色的，缝着改革开放的纽扣  
张裕酒桶里的葡萄  
正顺着你的栏线，酿成甜酒

报亭的灯光曾是我童年的月亮  
父亲总在晚饭前把你带回家  
油墨味混着海菜包子的热气  
在八仙桌的木纹里扎根  
我偷撕过你边角的空白  
画养马岛的马，画崆岈岛的鸥  
后来才知道，那些被我涂鸦的地方  
藏着多少人没说出口的牵挂——  
是渔民在风浪里的祷告  
是纺织女工在夜班灯下的家书  
是老百姓大楼拆除时，整版的叹息

你记得我所有的模样  
记得我第一次吃上鲅鱼饺子时  
嘴角沾着的醋香  
记得吕剧《姊妹易嫁》在剧院上演  
台下三千个巴掌  
如何震落了 你版面上的粉笔灰  
记得2003年的雪夜  
你把防疫站的通知，写成暖炉里的炭火  
我们跟着你的字迹排队  
像跟着一串不会迷路的灯笼

80年了，你把铅字熬成了星光  
把版面种成了烟台的模样  
海肠洵游时，你会预留出潮湿的版面  
苹果红了，字里行间就飘着栖霞的甜  
现在我的老花镜，还能认出  
你报头里藏着的老烟台——  
西南河的槐花香，所城里的青砖墙  
还有那些被你定格的时间：  
卖焖子的阿婆，擦皮鞋的少年  
脚手架上，把影子投成新地轮轮廓的工人

此刻，我坐在滨海广场的长椅上  
看你的电子屏映着芝罘岛的落日  
那些曾经硌得手心发疼的铅字  
早已长成会呼吸的云  
而我依然习惯，在晨光里等你  
像等一位80岁的老友  
带着整座城市的体温  
轻轻叩响，新一天的门

2025年8月1日 星期五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责任编辑/李凤/美术编辑/姜涛

## 共同成长 一路有你 我与烟台日报80年

上小学时，作者负责把送到  
学校的《烟台日报》，带回村子交给大  
队书记；大专毕业后，作者成为《烟台  
日报》的一名通讯员；转行从事律师  
职业后，他又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  
为读者提供法律支持。

## 读者 作者 被采访者

——我与《烟台日报》的半世情缘

□王智光

最早见到《烟台日报》，至今已有40多年了。  
那时，烟台市还叫烟台地区，我在好几个村组成的联村小学读书。不知为什么，邮递员经常把报纸送到我们这所联村小学，然后由学校的老师把报纸交给我们，捎到各大队的书记家里。这个差事看起来很简单，却是美差，不是一般小学生所能得到的。就我说吧，担任班级和少先队干部，政治品行过关，老师十分放心，才有幸当上了“小邮差”。我每次拿着老师让转交的报纸，就像对待一封“鸡毛信”一样，认真谨慎地亲自交给我们大队的书记。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看报纸是干部的专利，普通社员的信息大都来源于家家户户挂在墙上的有线广播。在捎报纸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大队的《烟台日报》的“第一读者”了。那时的报纸是铅字印刷的，排版也比较简单。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就能把这份报纸看完，包括报缝和报角的大小广告。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我们公社的新闻报道员在《烟台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头条新闻《公社书记和他的自行车》，讲的是我们公社书记不搞官僚主义、不听汇报、不看报告，亲自骑车下乡到各大队调研，发展农村经济的事迹。这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后来上了中学，直到读大专，只要有时间到阅览室，我总是习惯性地拿起《烟台日报》，从那上面仔仔细细地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和新人新事。每次把报纸挂上报架，我总会想，哪一天我也能写篇稿子发表在《烟台日报》上？



事情也巧。光荣入党、大专毕业后，我在一个偏僻的乡镇政府参加了工作。在对口的司法所还没热身几个月，因工作需要，我就被调任为镇党委新闻报道员，主要工作是向《烟台日报》投稿。为此，镇里还安排我参加了《烟台日报》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结业时，报社为我们颁发了《通讯员证》。从此，我这个爱好法律的对外经贸专业毕业生就成了《烟台日报》的通讯员。  
之后，我发挥高中文科班时的写作特长，用笔发掘农村基层的新人新事。我骑着父母为我配备的风凰牌飞轮自行车，在那个128.5平方公里、11000多户、36000人口的乡镇往返驰骋，深入采访，自豪地对人介绍自己——“我是咱们镇党委的新闻报道员，《烟台日报》的通讯员”。就像当年我们公社的新闻报道员写的《公社书记和他的自行车》一样，我在通讯员这个岗位上也写出了许多稿件，发表在《烟台日报》上，有的被评为《烟台日报》通讯员百篇好新闻。这个时期的我，每天一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报纸，总是着急地查看是否有自己的稿件见报。当然，还有让其他同事羡慕的稿费单！

转行从事律师职业之后，我便很少写稿了，更多的是日报社的记者对我这个曾经的通讯员、如今的法律人的采访。在《烟台日报》的“周末道德论坛”“民意通热线”以及“法治烟台”等栏目，经常有记者对我的法律观点的采访文章。当然，我胜诉的烟台首例著作权侵权案、在中国法学会法律法学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以及获评山东省优秀代理申诉律师、山东省刑事专业律师称号等新闻，《烟台日报》也都予以关注报道。2015年，《烟台日报》主办的《通讯员之友》月刊还专门给我作过封面报道；2020年9月7日，《烟台日报》创刊75周年征文专版，登载了我的《从通讯员到执业律师》。

欣逢《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回想我从《烟台日报》的读者、作者到被采访者的经历，感觉时光如穿越，仿佛就在眼前。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每天阅读纸质版的《烟台日报》，做忠实的“铁粉”！

（作者系二级高级律师、山东省刑事专业律师、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 作者编者读者 有他有你有我

□王明昭



《烟台日报》，相见恨晚。

1985年，随着全国人才流动的大军，我定居于烟台。陌生的城市，有大海的城市，一切都给人以新鲜感。新的人际关系须慢慢建立，新来的外地户要扎根也得慢慢来。妻子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我不以为然。政府分房，工作对口，我这个招聘来的人才在大街上走着，脸上的鱼尾纹里填满优越感。烟台，挺好的。我们都挺好的。

《烟台日报》80岁了，与我的年龄相差一二。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与他“兄弟”情深。

1989年2月6日，多么遥远的日子。那天《烟台日报》副刊头题发表了我的散文《过年啦》。到烟台后，这是我的第二篇习作。

那是“八分钱邮票走天下”的时代，但往报纸杂志邮寄稿件，一律免邮费。那时没有手机、电脑，要手拿钢笔在稿纸上写。报社宣传栏那儿有个邮筒，上下班时顺手就能把稿子丢进去，很省事。

我一连几年在《烟台日报》副刊版发表了有关过年的文章：《神马》《年，进了小院》《大年夜》《唱年戏》。同时，烟台市区有温度、有色彩的风景也经由我的笔，登上了《烟台日报》：《融融春日好垂钓》《飞花溢香一条街》《温馨多彩的夜》《烟台的早晨》《奶奶的小巷》《夏日风流》……这些文章，后来被我结集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黑头发黑眼睛》里，由山海书社出版，

书中90%的作品来源于《烟台日报》。

1991年，我加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感谢《烟台日报》，您，功不可没。

时间如流水，一年复一年，把人过老了。退休后，我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慢慢起床，慢慢吃饭，慢慢去遛弯，慢慢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往往在不经意间，还真能写出点像样的东西。仰躺在沙发上或摇动的藤椅上，看着变成印刷体的自己的文章，还有朋友圈里的点赞，心里别提有多美！还有几个头题呢。《有朋自远方来看海》《夏天的海》《故乡有海》《雪窝的冬天》《爷爷的架葫芦》《瓜棚树下》《回趟老家》《桃花红，杏花白》《红樱桃，樱桃红》……有时候有的文章阅过两三遍，便又觉得此处应该删除一节、彼处应该加上一段，如此这般修改之后，感觉似乎更完美了一点。你看，这是不是“事后诸葛亮”？

《烟台日报》给读者、作者提供了一个大舞台，让大家感受到生活中多了一些乐趣，日子更加快乐美满。《烟台日报》的版面，似海平面波澜壮阔，铺展开去；“海”在时时涌动，“报”要日日更新，作者编者读者，有他有我有我，我们大家一起扬帆起航，奋勇向前！

祝《烟台日报》越来越好。

（王明昭，副研究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已退休。出版作品《黑头发黑眼睛》《白房子黑房子》《风流人物》，长篇《黄河谣》）

## 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林春江

弹指一挥间，从我的第一篇文章在《烟台日报》发表，距今已有9年了。9年，既短暂又漫长，在人生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却是浓墨重彩的一段时光。我想坐下来，推开身边的芜杂，梳理一下纷乱的思绪，平心静气地回忆往昔的点滴，回首那坚实的脚印，重温那段美好的过往。

彼时，一个偶然的机，我知晓了《烟台日报》副刊“悦生活”的投稿邮箱，尝试着写了一篇《相约长春湖》并投了出去。一周以后，文章变成了铅字，我拿着报纸，欣喜若狂。我将副刊上所有的文章读了一遍，感觉别人写得真好。后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发表文章后读读自己的，再看看别人的，慢慢学到了一些东西。2016年年底，我去牟氏庄园看了白玉兰。那两株玉兰花朵大，幽香袭人，于是写成《春风十里不如你》，几天后见报。白洋河边的杨柳依依时，我特意去观赏了几次，想到了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想到了《诗经·小雅》里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想到了徐志摩的“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为了写得细致全面，我还专门晚上去了两次，然后才下笔，题目是《白洋河赏柳》，见报以后发现编辑还专门配上了图画，非常好看。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年5月的一天，我冒着蒙蒙细雨，走进果园，细细观赏了雪白的大樱桃。当时，雨浓香幽，天地间是雨帘和樱桃花交织成的世界，回去后一挥而就写成《雨中观花》。一周后，日报上没看见，我就询问编辑，很快收到回信：“因为版面已满，所以给你安排在‘今日莱山’版面上，上个周二就已经发了。”编辑老师的认可和鼓励使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展翅翱翔在湛蓝的天空中。2017

年，我发在《烟台日报》上的文章有19篇，从2017年截至现在，总计有100多篇。

无独有偶，父母的赞许和欣赏也让我有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当我将视线从花草草转向故乡、转向农村的人和事时，我突然开阔了认知，打开了格局。我认识到，真正的好文章是贴近地气的，是关心民生和心怀天下的，而不是一味地沉湎于风花雪月中，应该是反映现实、讴歌正能量的。于是，我写母亲，写父亲，写乡亲，写村子里的人和事。《母亲的手》《父亲修桥》《长锁的婚事》《不一样的瓦匠》等相继在日报发表，我拿出报纸给父母看，父亲接过来，找出老花镜戴上，浑浊的眼睛放出光芒，脸色郑重而欣慰。母亲身体前倾，在炕边瞅着报纸，像个小学生似的，态度很端正。看完报纸，父亲摘下老花镜，感慨地说：“40多年前修的桥，看见你这篇文章，我好像又回到了以前，那时我还不到30岁。”从那以后，这份报纸放在老家老式立桌的桌面上，用玻璃压着，邻里乡亲一进门，目光就会被吸引，然后，父母就会收获称赞无数。我想，那是父母心情愉悦和自豪的时候吧。

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变得沉稳，发在《烟台日报》上的文章数量慢慢变少，但是质量却厚重起来。2022年，我写了一篇《难以忘怀的大学生活》发在日报上，一位大学同学看见后，就丢进班级群，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议论纷纷，商量着回母校看看。红塔尖、眼镜湖、依依杨柳，20多年前的美好的大学生活，重新走进回忆。

写作是和灵魂的对话。感谢《烟台日报》这个平台，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组装人生；让我热爱生活，观察和审视世界，关心民众疾苦；让我思考人生，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倾诉于笔端，宣泄情感，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 情深意长三十载

□刘学光

自我在《烟台日报》头版发表第一篇小文，至今已经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烟台日报》始终在我的梦里，心心相印，情深意长。

“三十而立”，三十年，也是人生长河里奋斗的新起点，梦想成真的新驿站。

三十年来，我在《烟台日报》的阳光惠泽下，如一棵幼苗，沐浴雨露，经历春秋，一路高歌，茁壮成长。

还记得，在与《烟台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王永福老先生交谈时，他问我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哪里，我立刻回答是《烟台日报》一版“三言两语”栏目里的小言论。这个栏目恰恰是他刚担任《烟台日报》总编辑时，效法《人民日报》一版的“今日谈”而设立的新闻短笔专栏，主要刊发言之有物、富有针对性、短小精悍的文章。他说，你也是从为报纸写稿起步而踏上散文创作之路的，与我是同路人。他知道我在《烟台日报》刊发的《心中的城》被海外孔子学院纳入教材课本，还特意撰写了评论文章进行鼓励。我受宠若惊，自感惭愧。我深知自己的不足，无颜面对他老人家的赞许。我经常拜读他发表在《烟台日报》上的佳作，反复研读、揣摩精华、学习精髓。

来来往往，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平易近人，随和亲切，一看到我发表在《烟台日报》上的文章，就打电话勉励我，让我感受到一位耄耋老人对年轻作者寄予的厚望。他至今依然笔耕不辍，真为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叫好。我只有俯下身去发奋努力、勤奋耕耘，才能够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不管是寒风凛冽的雪夜，还是酷暑难耐的午后，我都在创作的路上苦思冥想，为一篇篇小文反复推敲、斟酌润色。付出就有回报，一篇篇散文、一首首诗歌在《烟台日报》上呈现。记得那天《烟台日报》半岛副刊发表了我的《儿时偷瓜记》一文，当日夜晚就接到时任《烟台日报》副总编辑孙德斌老师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读了我文章中的几句精彩句子，给我热情的鼓励，让我感慨万千。后来这篇文章也发表在《齐鲁晚报》的副刊上。

闲散时，我经常翻看发有我小文的《烟台日报》。那缕缕墨香，那设计精彩的版面，让我爱不释手。《登凤凰山》《雪舞港城》《玉兰花开》《心中的花园》等50多篇散文、诗歌，每一篇文章都有编辑精心修改的痕迹。最让我难忘的是发表在《烟台日报》文化周刊·文化版的《秦权何雄哉？》的文章。这本是到烟台博物馆采风时写下的一篇稿子，并没有经过细致的采访，也没想到要联系文物出土村子的见证者，所以写得不够细致，逻辑思维也不够严谨。但编辑十分认真，反复与我沟通一些历史名称，并让我寻找现场照片。在编辑的感染下，我从网上查到了文物所在地威海市文登区临港经济开发区嵩山镇政府的电话，认真核实。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找到包村干部，一个不愿意留名字的包村女干部，帮我找到了91岁（2023年时的年纪）的村原党支部书记刘树党老人，这让我的采访如鱼得水，文章也有了更为严谨的第一手资料。电话采访多次后，我的稿子有了生动的细节和真实的现场资料，内容丰富扎实。我还拜托那位包村女干部带老人在出土文物的地方拍摄了现场指认的照片，为文章增添了鲜活的依据，

使文章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这次经历，让我对历史有了敬畏感，有了尊重历史、严谨为文的思想认识。后来，这篇《秦权何雄哉？》被海外孔子学院纳入教材课本。

在向《烟台日报》投稿的过程中，编辑与作者共同推敲稿子的故事，不胜枚举。三十年来，每一次投稿，都让我经受一次精神的洗礼。编辑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对文字严格要求的工作态度，使每一个在《烟台日报》上发表的铅字都掷地有声、准确无误，经得住检验。每一次文章发表后，我都与原稿反复对比，一个错字、一处标点符号的修正，都让我印象深刻，也不禁为为他人默默作嫁衣的编辑肃然起敬。

三十年来，在《烟台日报》编辑的倾心扶持下，我的创作水平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先后被山东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吸纳为会员，多次在省级征文比赛中获奖，还被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聘任为签约作家。

三十年来，每一个晨昏，我都在阅读《烟台日报》中获益匪浅：大政方针、国际新闻、经济新气象、法治教育新模式、文明烟台新事迹以及文化周刊各色文章中飘散出的人间烟火和动人心弦的真情抒写，都是我的精神归属，让我流连忘返。

三十年的相依相伴，我与《烟台日报》有了深厚的感情，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缘分。在她即将迎来80周岁生日的光辉时刻，我衷心地祝福她：明天更美好，未来更璀璨。

《烟台日报》，是我梦想开花的地方，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刘学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